



高爾基著 麥耶夫譯

四十年代 上

四十年代

上

高爾基著
麥耶夫譯

上海

聯合書店

1931

1931.1.10.初版

1—1500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實價一元三角

上海聯合書店刊

四馬路望平街口



高爾基木雕像

伊凡·亞基摩維契·薩姆金歡喜新奇；所以，當妻子生第二個兒子的時候，他坐在剛剛分娩的母親的床邊，開始摧迫她：

“凡爾嫩，讓我們給他一種稀奇的名字，你曉得嗎？這一切算不盡的伊凡和巴賽爾已經變成討厭了——不是嗎？”

凡爾嫩·彼特羅夫娜，被分娩的苦楚弄得極疲倦，沒回答。她的丈夫沈思一刻兒；他那鴿般的眼睛望出窗去，凝視着天空，空上的雲堆被風吹散，像冰在一條河上裂開，或是像沼澤的草叢。薩姆金隨即焦急地開始列舉人名，以他那肥圓短小的指

頭劃着空中：

“克雷斯都波爾？古力克？凡渥哥爾？涅課特姆？”

他帶着一種手勢捨棄每個人名；直到他列舉十五六個奇特的人名以後，他才滿意地喊出：

“參孫，參孫·薩姆金！——就是這個！這個不壞！是聖經上一個英雄的名字，至於姓——我的名字已是一個稀奇的了。”

“別搖床吧，”他的妻子安靜地懇求他。

他道歉，吻了她的手，變成衰弱和奇異的沮喪。他微笑着，靜聽一刻兒秋風不吉的呼嘯，以及嬰孩可憐的嗚咽聲。

“不錯——參孫！人民需要英雄。但是我需多考慮一回兒。或許涅奧尼特？”

“你以瑣事來疲勞凡爾妲。”產婆瑪利亞·羅曼諾夫娜嚴厲地說出，她替新生的嬰孩包着尿布。

薩姆金向妻子無血色的面孔一瞥，伸手撫滑她那散亂地披在枕上的頭髮，頭髮月光般金黃；他

隨即一聲不響地走離開這間臥房。

母親在分娩中慢慢地復原，嬰兒弱小。人家怕他或許不能安全地長大，凡爾妲·彼特羅夫娜的母親，她很堅實，永遠沒有病過，現在急忙地給他洗禮。他受了洗禮，薩姆金犯罪般微笑着說：

“維羅契珈，在最後一刻，我決定命名他做克利姆，克利姆！一個平民的名字，這不使他背負着什麼責任。你同意嗎？”

凡爾妲·彼特羅夫娜注意到丈夫的在家人們普遍不滿意的面前之狼狽，她贊成：

“我歡喜這個名字。”

她的話在這家族中是法律。至於薩姆金，人人對於他那出於意外的行動，都習慣了。他常常以行動的奇異驚詫他們，但是在家中和在朋友中，他都享有一個萬事容易成功的幸運兒之名望。

然而，嬰孩奇特的名字使他生平即日著名起來。

“克利姆？”朋友們會問，注意地審視這個小孩

子“但是爲什麼克利姆呢？”

薩姆金就解釋：

“我想叫他做涅斯多爾或是安蒂巴斯——但是，你曉得嗎？這種名字需要最蠢笨的禮節，與教士們，與‘你誓絕撒旦嗎？’以及一切滾它媽的尊重……”

但是薩姆金的解釋，就是家中的人們，亦不能阻止他們對於新生嬰孩比對於兩歲的哥哥地蜜特雷更爲注意。人都有他的理由，克利姆弱小，這一點增加母親的鍾愛，父親自覺有罪，因爲他給兒的名字沒有全善的效果；他的祖母，發現他的名字含有農夫的意味，認定這個孩子不對；同時，愛孩子的祖父，他是一個孤兒職業學校的發起人和尊貴的保護人，耽溺於教育學和衛生，却公開地說他寧願歡喜較爲衰弱的克利姆，不歡喜強健的地蜜特雷，他亦以加劇的介慮壓制他的孫兒。

克利姆生平的最初幾年是少數人爲着自由和文化作拼命鬥爭的年代，這些人們勇敢地無防禦地處身於“旋轉鐵錘和鐵砧”——在於一個有才能的德國公主的笨子孫和在農奴監禁中變爲愚鈍的，無智識的人民間的統治。這些誠實的傢伙，正當地恨着沙皇的權力，帶着巨大的誠意去愛“平民”，對象看不見，進前去拯救牠，去解放牠（指平民）。爲要使農夫較爲容易鍾愛，他（農夫）被想像做一種精神特別的美品；他戴着無罪殉難者的王冠，帶有聖人的光輪。他的肉體的苦楚高陞在精神苦楚之上，露西亞可怕的真實將這些精神上的苦楚大量地堆積在國內最好的人的身上。

當代最銳感的詩人的憤叫是這一代悲哀的贊美詩。他對平民提出的問題，著重於普遍的恐慌：

君欲充滿新鮮之力以迎新日，
抑欲降身於命運宣布之法律，
君是否曾工作竭力？

君曾作一歌如嘆息，
任君之精神消沈到永久之休息？

自由的戰士創 造教化所 受的苦經 驗不能核
算。但是數百個青年遭遇到逮捕，監禁，流放——
這些虐待每每激發而且磨利青年對於權力者多量
的無靈魂的機械作用之戰鬥。

在這個鬥爭中，薩姆金這家的人與其餘的人
們一同受苦。雅各，伊凡的哥哥，在獄中幾乎關了
兩年，流放到西比利亞去。在流放中他試逃走，後
來被抓到，而驅逐到特爾奇斯丹去。伊凡·薩姆金
沒從逮捕和監禁中逃走，就是他放出獄以後，他
還是被大學開除出來。凡爾妲·彼特羅夫娜的從
兄，瑪麗亞·羅曼諾夫娜的丈夫，在被押送到耶路
多羅夫斯克的路上死去，將他流放到耶路多羅斯
克去的是政府。

一八七九年的春天，發生索羅維夫絕望的鎗
聲 統治的勢力者以亞細亞的壓制來回答。

從那時以後，許多剛毅的平民，男男女女，加入一種與暴君的肉搏。他們窮追他兩年，像窮追一隻野獸一般。他們終於殺了他，這個消息即刻被他們自家的同伴洩露出來，這個同伴曾想刺殺亞歷山大第二，但是亦扯裂埋在沙皇火車要經過的路上的地雷線。被暗殺的沙皇的兒子亞歷山大第三，以Pochëtryi glazhdanin（尊貴的市公民）的榮銜獎賞這個企圖刺殺他的父親的人。

英雄們被殺以後，他們總是被發現是犯罪的，因為他們喚起希望，而沒成就那些希望。帶有慈善傾向的平民遙遙地跟着這種非常的鬥爭，他們的英雄的戰敗比戰士的密友還生存着，更為使他們沮喪。許多平民即刻審慎地關了他們的家門，當面拒絕接待英雄的殘羣，這些英雄只是在昨天，還喚起狂喜哩。今天他們只能累及人家的。

一種“歷史創造過程中人格的意義”的懷疑批評漸漸發生了，這個批評在十年後給一個新英雄有過份狂喜的地位，那個英雄就是佛雷特雷契•尼

采“美麗的野獸。”平民迅速地得到智識，同意於斯賓塞的話：“從鉛的本能不能有金的品行，”將他們的才能和權力集中於“私人的智識”以及個人生活問題之上。他們迅速地趨近這個口號的接受：“我們的時代不是廣大的問題的時代。”

一個最溫和的藝術家(屠介涅夫)感覺到惡勢力帶着極驚人的詭計，他似乎是牠的創造者——一個暴露自己的惡魔——這個藝術家處身於一個國土，那兒大半的上層階級是奴隸，像他們的僕役一般，歇斯迭里地哀呼着：“驕傲的人呀！自安！驕傲的人呀，忍耐！”

他以後，即刻有別一個天才(托爾斯泰)的聲音響出，帶有并不少點的書卷，專橫地固執地斷言說自由唯一的出路是：“不以武力反抗禍害。”

三

薩姆金這家的房子，就在當時亦是稀奇的，主人不趕快將所有的燈吹熄。時時有一定的人到這

間房子來，這些人們與快樂隔得很遠，並且完全不舒適地過活。他們在房間的角落裏，在陰影中坐下來。他們談一點點，連他們的微笑都不是快活的。雖則他們的身裁及服裝各不相同：大家都有一種奇異的相似，像同伍的兵士一般。他們“不是在這裏”；他們快要到某處去。他們在這裏出顯，只是當薩姆金的房子做一間中途的旅館；有時候他們在這裏過夜。他們還有一個彼此相似的一點：大家都馴服地聽着瑪麗亞·羅曼諾夫娜的憤語，害怕她是顯然的事。至於爸爸薩姆金，他怕這些旅客。小克利姆看見他的父親怎樣自覺有罪地，在每個客人之前，摩擦着他那柔順的，溫和的雙手，以及他的脚的肌肉怎樣神經質地痙攣着，一個黑鬚的客人，大概很窮困吧，他憤憤地噴出：

“伊凡，你的房子裏的一切，都像亞美尼亞的逸事那樣愚蠢。一切都是在必須的十倍以上。爲着某個理由，今天夜裏我要有兩...枕頭和兩支蠟燭！”

薩姆金城裏的朋友們，大大減少，但是他的家裏晚上還聚着些沒將昨天心地消費去的人們。瑪麗亞·羅曼諾夫娜每天晚上從房子的旁廂，在天井的深處，威儀地出顯，又高又瘦，戴着黑眼鏡，她的面上有一種激怒的表情，她的嘴唇看不見，半灰的髮上有一頂紐帶的黑色的小帽子。她的大耳從小帽子下嚴肅地突出。他們的房客伐拉夫加從二層樓上走下來，闊肩紅鬚。他的樣子像是一個暴富的運貨車夫，買了些式樣不配的衣服，披了這些衣服使他自己不舒適。他呆笨地小心地走來走去，但是他的鞋子還是響亮地刮響着。他的雙腳是圓橢形的，像盛魚的大碟子。在桌邊坐下來喝茶以前，他小心地攷驗椅子——椅子足夠堅固嗎？他的頭上，以及他們周圍的一切，都會裂開，軋軋作響，和震動；傢具和盤子怕他，他走經過鋼琴的時候，琴絃營營發響，索莫夫醫生會出顯，黑鬚，更嚴肅。在門口停住腳，以凸出的石般的眼睛審視着每個人，眼睛是在靨般的眉下，而粗嘎地問：“人人康健安

全嗎？”

他隨即走進房間來，他那寬闊的，圓肩的背後常常出顯醫生的妻子，較為瘦削，面孔枯黃，眼睛極大。她沈默地吻了凡爾妲。彼特羅夫娜以後，就向房中的每個人點頭，彷彿他們是教堂中的聖像，隨即盡她所可能的，在離開他們最遠的地方坐下，像在牙醫的應接室中一般，用她的手巾蓋住她的嘴。她的眼睛凝視着任何最黑暗的一隅，彷彿她隨時隨刻都在期待有一個人從黑暗中叫她：“來！”

克利姆曉得她在等着死。索莫夫醫生曾在她和他的面前說：

“我從來沒碰見過像我底妻子這樣愚蠢地怕死的人

昏暗中的某一角落會看不見地，突然地升起一個紅髮的男人，那人是克利姆和地蜜特雷的先生。施蒂班·湯米磷，還有那個常常興奮的丹耶·顧麗珂伐會衝進來，她是一個蠢笨的女郎。帶有一顆留下天花疤痕的怪鼻子。她常常帶着書籍，書上

充滿着淡紫色墨水所寫的字。她在每人的身邊跳躍着，以一種悶塞的低聲催趕他們：

“來，我們來讀，——我們讀吧！”

凡爾嫩·彼特羅夫娜使她鎮靜：

“我們先喝茶。遣走奴僕，然後……”

“一個人必須當心奴僕，”索莫夫醫生警告。他搖搖頭。他的頭頂，在皺紋的髮中，閃光着灰色的圓圓的一禿點。大人們在一隻圓桌上喝茶，在房間的中央，在一支燈的下面，那支燈是薩姆金自己發明的。燈罩反映着燈光，並不是向下照在桌上，却是反映着天花板。因此，一種慘澹的，半昏半暗的光亮照透了房間的各部份，只除了一個角落裏，靠近一隻栽着大石南的盆子，那兒放着孩子們的桌子，一隻小燈映着光亮。石南爪般黑色的葉子沿着葉莖爬上牆壁，葉莖帶線縛在牆壁的釘子上；牠們的根垂在空中，像是灰色的長蟲。

較為肥胖的，嚴肅的地密特雷，常常背靠着大桌而坐，但是克利姆，細弱瘦小，頭髮圓圓地剪成

農夫式，面對着大人們而坐，注神地聽着他們的談話，直到他的父親開始誇耀他。

他的父親幾乎天天晚上叫克利姆到身邊去。緊挾着孩子柔軔的雙膝中的臀部，而問：

“得，那麼，小農夫，你以為什麼是最好的事情？”

克利姆便就回答：

“當他們埋葬一個將軍的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奏樂。”

“最壞的是什麼？”

“倘若我底媽媽頭痛。”

“怎麼樣呀？”薩姆金隨即凱旋地詢問他的客人，當時他那有趣的圓頭仁慈地一煥發。客人們笑一點點，常常稱贊克利姆；但是他不歡喜再誇展他的智力了。他發現這些回答有些愚蠢。兩年前他第一次以這些話回答。現在他自卑地服從這種娛樂，因為這使他的父親歡喜。他真的覺得牠有點討